禮記章句

禮記章句卷三十一

朱子章句　衡陽王夫之衍

中庸

衍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學傳心入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夫程門諸子之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葢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

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
爲至嚴矣然終不能取未涉其域者之蓬心而一一喻
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
數傳之後愈徇迹而忘其眞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鉤
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事權貨場屋射覆之用
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
入荒杳墮二氏之郛郭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
如游謝侯呂之小有所就而已也明興河東江右諸大
儒旣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未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
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

所得於佛老者强摯是篇以為證據其為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得其失之故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為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畧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為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近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土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繇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為而不屑一與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為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述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為之

辨而駁儒淫邪之說亦何息乎凡此二篇今既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屬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凡三十三章

注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衍 情未有偏事未有倚而合宜得正無過不及之天則存焉 注 庸平常也 衍 平常所用無所往而可離者也蓋即不易之義

注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衍 正道體也定理用也正道性也道也定理道也教也 注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

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衍就其言功用者謂之放就其言存主者謂之卷非謂君子之放而卷之也退者求之己密詳縝無閒之謂鄭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注命猶令也衍董子曰天令之謂命注性卽理也衍卽者但此無他之謂注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

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衍】兼言物者人既自循其性則皆備之實遇物而各循其性以得其所當行者也自然有自而然之謂【註】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

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衍】自蓋人之所以為人以下乃元本精醇警切至矣今世所傳乃祝氏附錄蓋以答問語附入之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力智反

【注】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衍】此句亦從元本較今改本為明切暗破異端外義之說【注】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衍】

所不睹者所不睹耳非無所睹也所不聞者所不聞耳非無所聞也遇物而感觸意而興則睹之聞之獨知之幾也萬事萬物之理持於心而不忘不待睹聞而後顯見此則所謂所不睹所不聞也戒愼恐懼者持其正而弗失之謂此即大學之所謂正心也敬畏以言其功爾無所睹聞而有所敬畏蓋赫然天理之森著矣蓋嘗論之過人欲者物誘欲動而後能施其遏物之未搆欲之未動不睹姦色而豫擬一姦色以絕之不聞淫聲而豫擬一淫聲以遠之徒勞而無可致其功未有能濟者也且盡古今之爲學者純疵利鈍之不一未有如是之迂

謬以為功者也惟夫天理之本然渾淪一理而萬殊皆備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君子見其參前而倚衡聖人見其川流而敦化至大而不易舉也至密而不易盡也至變而不可執也非豫存諸心而儆畏以持之則物至事起雖欲襲取以為義而動乖其則此則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不待既睹其形既聞其聲乃以揀是非而施戒懼者也君子之道至此而至矣為異端者未有能與焉者也不知有此乃始求之於感應求之於緣起陷溺終身而不拔不亦宜乎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賢遍反

【注】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附】既常戒懼天則炯然而後善者前不善者著加謹之功起焉若未嘗戒懼則一念之惡未有凶危之象昏然莫察其是非至於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而後悔而思拚初無有所謂獨知則亦無從致其愼也蓋庸人後念明於前念而君子初幾提於後幾遏人欲所以全天理而惟存天理者乃可以遏人欲是存養爲聖學之本而省察

其加功因有主輔之分也【注】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衍】以至者因之有害之辭謂意欺其心不能自慊雖欲正其心而不能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盧各反中節之中陟仲反

【注】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衍】未發奚以遂謂之性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未發者喜怒哀樂耳故程子曰中者在中之謂【注】無所偏倚故謂之中【衍】無所偏倚非偏倚焉不美之辭也假令偏於哀而倚之其可

參以與而謂之爲不偏乎太極於五行無所偏倚迨其爲五行水偏於潤下火偏於炎上倚潤下炎上以爲用矣然而五行各一太極於德不損也故知偏倚非不美之辭也無所偏倚言其時凝聚保合之氣象耳無所偏倚而無不有然後其發也有所偏倚而仍無所乖戾是以謂之大本[illegible]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注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衍定時正歲秩序百神所以位天也體國經野奠山治水所以位地也盡物之性所以育物也皆受化裁於中和之道注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衍無所偏倚則易失之無所偏倚而不失則仁義禮知根心篤實而大本深固矣注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

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注】天地位焉亦達道也原其所自則萬物育焉亦大本之固有也惟存養而後可以省察惟致中而後可以致和用者用其體也惟省察而後存養不失惟致和而後中無不致體者用之體也若不察此徒以法象分配爲戲論而已【注】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行】出於天謂與天同此一理涇陽顧氏

謂此所言天於流行見主宰其說得之【注】其實體備於
於己而不可離【衍】實體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備於己者
人之天道也【注】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
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衍】求之之實求
諸三近而已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得之則天道復矣【注】
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
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
義【衍】此章之義中爲體和爲用存養爲主省察爲輔體
用主輔合一以爲道而內外本末歷然自分聖學所以
爲萬善之統宗而非異端之所可冒也章句之開示切

矣世教衰邪說迭於是而有併戒懼於愼獨以蔑存養之說者出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見爲過者豈能過哉不及而已矣一念之起介然有覺是非粗辨梏亡者亦有之也未之感應天理森然萬物皆備非君子莫之能得也念之始萌是非甚細權衡之審卽念而明非君子莫之能著也未嘗實致其力於靜存之學則茫然無得因其未得不信君子之有乃據一念介然之覺以爲極致是其不及者遠矣而自謂能過於君子之道不已誣乎且惟然而其所謂介然之覺是非之果辨與否焉吾不能保也抑其乘天機之未

泯以爲介然之覺者自謂獨知而天下之人則已知見其肺肝也故人欲之不可肆鄉黨自好者而知之矣佛老而先知之矣即夫縱欲敗度而思返者亦知之矣非特知之且過之矣乃佛老之知之無殊於縱欲而疲者之知之也則惟其無大本存焉而聽志氣之息以斂者也迨志氣之疲而乃知人欲之非所當逐焉故曰人已見其肺肝而始有介然之覺也則專言愼獨者叠終身而未嘗有其獨也於是爲邪說者益扳而爲遁辭曰獨者無對之體是不與非對善不與惡對己不與物對事不與理對即吾性也則其竊佛氏眞空不二之說以洸

潰浮游於人心之危而本心盡失是其終身之久以至於終食之間求其痛癢之自知乃至一念而不可得信乎終日言獨而不知何者之爲獨而況可得而愼乎斯所以昏然長迷爲鮮能之民而終之以無忌憚故曰其不及者遠矣奚過之有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注】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衍】處猶制也【注】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衍】無定體則亦無定用然不可謂無定用蓋用雖千變而其趨一也若無定用則莊周兩行之説歸於無忌憚而已【注】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衍】雖無定體而在我則有皆備之實體可固執也於此獨言戒愼恐懼則存養爲聖功之主亦可見矣【注】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

所忌憚矣【衍】凡以私意爲邪說詖行者必以徇其所欲而使得肆若無所欲其行雖妄猶將有所忌憚也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息淺反下同

【注】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衍】失中則亦不及於中故必不得至至未有能過之者皆不及爾【注】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

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珍義反

【注】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疏】中者道之體道者中之用自此以下篇內言道者皆脩道之教也【疏】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疏】明行

相互而言者理之固然誠則明明則誠也誠明相資以爲體知行相資以爲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資以互用則於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爲用資於異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不知其各有功效而相資於是而姚江王氏知行合一之說得藉口以惑世盖其旨本諸釋氏於無所可行之中立一介然之知曰悟而廢天下之實理實理廢則亦無所忌憚而已矣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注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衍 無忌憚之小人賊道者也鮮能之民昧道者也過不及者學道而不至者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防無反

注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珍義反與以諸反好呼報反

注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 衍 明非左右近習之言 注 猶必察焉其無

邇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衍忽學問爲無益於知而專己求明是爲過怠於學問則不及矣凡言過者經過涉略而不入於室之謂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

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知珍義反 期居之反

注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注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

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閒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衍行之不力志大而不能擇是爲過不力於行則不及矣舜之知好學故大囘之仁力行故弗失人皆曰予知亦有知焉而不能好學也不能期月守亦既行焉而不能力行也好學然後擇之審而行之不疑力行則身體而喻之深好學力行作聖之極功雖聖人不能不資之審矣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

可能也

對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衍知仁勇天德也好學力行知恥人道也人之道者疑於人而爲性盡性則至於命不徒恃天德而自達天德君子不言命也徒恃知仁勇之天德則有倚於一偏之病能三者而量止矣

注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衍好學則義精舜之能用中也力行則仁熟顏子之能弗失也知恥則不以勝人爲勇而勇於自治其人欲之私恥一毫之尚存君子

之彊而備中和之德也【注】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衍】能乎三者而尚不能乎中庸况未能乎三者哉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注】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以諸反

【注】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注】寛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

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厭一豔反

注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衍因風氣者皆天勝人而未盡乎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注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

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衍 勝其人欲之私知恥之大者也 注 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少難反

注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注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彊而不彊者也衍不當彊而彊當彊而不彊所以貴乎知恥知恥者知所當恥而恥之注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衍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謂至誠無息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注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衍好

學則盡【注】仁之至【衍】力行則至【注】不賴勇而裕如者【衍】雖不賴勇自賴知恥聖人之於人也匹夫匹婦之不獲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於身也不能如舜則以爲未免爲鄉人斯以於天德王道之全不待勇往而自裕如【注】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注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疏 君子之道君子所脩而爲教者也天地之道普萬化而宰之者鬼神之德誠也誠體物而不可見聞微也君子之道備衆理而宰之者性情之德誠之者也戒慎恐懼於所不睹不聞慎於獨知體中和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微也自存者爲體發者爲用而言之則用廣而體微自道教爲體脩之爲用而言之則體廣而用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羊洳反）

注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疏 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見君子之道極物之理盡人

之情人無所憾焉曾人猶有所憾以上皆言君子之道

故君子語大以下迺下節則言道之固然惟道之固然

故君子之道必然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注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衍著存也昭也存則實有昭則無隱注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衍化育流行之所至理必至之目所未見非無色也逮其有色則色昭著信

未有色者之有色矣耳所不聞非無聲也逮其有聲則聲昭著信未有聲者之有聲矣事雖未形非無理也逮其有事則理昭著信未有理者之非無理矣色從何凝聲從何合理從何顯皆太虛一實者爲之是兩間無太虛也一實而已矣假令未有鳶則天之可飛而戾者人不可得而見未有魚淵之可入而躍者人不可得而知從其目之窮於見耳之窮於聞心之無據以測者遂謂之太虛爾故云活者富有日新之謂也云潑潑者發散未凝而充滿之象也以此致思庶幾無弄精魂之病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昨到反俗讀七到反者

說

注結上文疏夫婦夫婦所與知能也章句前云居室猶言家庭之事耳朱門學者或泥居室之文而立男女陰陽之解又何怪乎姚江之徒以參同契附入之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疏自此章以下至第二十章皆言依乎中庸之道自第二十一章至篇末皆言惟聖者能之之德言道則見其不可離言德則所以不離之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注】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衍】憚存養省察之難則託於高遠以自覆而藉口於卑近之可厭此異端之通病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注】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

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施式智反

【注】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衍】此云違道不遠者從上猶以爲遠生義蓋教則卽人而治之政則以我之好惡而推之故微有自此達彼之別耳泥者不察遂有聖

人忠恕學者忠恕之分不知安勉雖別而爲道則一使學者而不以聖人之忠恕爲忠恕則直不可謂之忠恕矣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語】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衍】無忠不可爲恕故盡己推己各
而爲不願勿施此王道之權衡也【語】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

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顧行行顧之行胡孟反

疏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違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衍以人治人不願勿施庸德庸言之中有至隱者何也動之體密而靜之幾微也以下二章皆可以此推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注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奴案反

注此言素其位而行也衍行者爲所當爲爲所當爲則

不失己而自得矣若富貴無憂勤之心患難無冰淵之

戒戎狄無羞惡之志忻然自得則亦小人而無忌憚矣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注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以豉反

注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

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諸盈反

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

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注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呼報反樂盧各反帑與孥通乃都反

注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注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

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注】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衍】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謂之鬼神【注】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衍】妙於生化曰良【注】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衍】就其所自來而爲魂爲魄各成其用與其所既往而魂升魄降各反其本則爲二

物自其既凝爲人物者和合以濟無有畛域則爲一物矣雖死而爲鬼神猶是一物也實一物也以祭祀言之求之於陽者神也求之於陰者鬼也是所謂陰陽之靈也思成而翕聚者神也未求之先與求已而返於漠者鬼也是所謂至而伸反而歸也【注】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衍】有氣斯有理理氣合則有性情有性情則有變有成與人物相效則有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注】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

幹事【衍】既為物之體則經營闔闢富有日新充塞見聞特人欲以有窮之目力覩之有窮之耳力聽之則不見不聞爾人不自知其耳目之力有窮而於聞見不及之地狂妄卜度斯異端之所自熾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注】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衍】鬼神之德非耳目之所可及而獨與心相感使人畏敬者心之動發見昭著

者心之喻蓋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心者人之良能也心爲大體無所遺故不可遺耳目則知性情之發而不知性情之藏知功效之迹而不知功效之爲小體之遺多矣故自耳目言之則爲隱自心言之則爲不可揜也

注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度徒落反)矧可射思(射羊益反)

注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防無反)

【注】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衍】誠則無妄矣凡妄之興因虛故假流動充滿皆其實有妄奚從生哉【注】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衍】陰陽合散之際無心而有理昧者不察其有理而但見其無心則謂之漚合而漚散矣漚之散合無其理則合之散之無性情故漚亦無性情爲合爲散無功效故漚亦無功效若二氣之良能其動滿盈其理各得其信無毫髮之爽其妙無盡而微至其靈赫然昭著而感物之哀樂也深性情功效粲然不欺而豈漚之類哉故知空虛無物之中泱漭無朕之際乃仁義禮智之都哲謀肅乂之府特耳目窮

而昧者不察爾不然天下之性情功效豁從而盡以貞之萬世而合符不爽如此哉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以諸反

注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注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注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衍於此益見陰陽合散之幾無心而有理矣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憲呼典反樂盧各反

注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注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

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衍】大德以受命莫之致而自至天之微也舜之夔夔齊栗盡孝以凝命聖人之微也下二章備論幽明禮樂之故推及於義之難明皆以著君子道用之隱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注】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他蓋反

注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胄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于放反大王之大他蓋反期居之反

注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

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衍〕三年之喪天子爲王后世子諸侯爲天子自爲其夫人世子然雖俱三年而居食之節有不同者惟達焉不降爾父母之喪則一也父在爲母服齊衰期十三月而祥十四月而禫十五月而除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注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疏 通謂之孝得乎人心之同然斯爲孝之至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夫防無反

注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注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疏 一廟者就禰廟以祭祖 注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

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爲于僞反

注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疏言太廟者著其咸在耳雖羣廟之祭兄弟子姓助祭者亦以昭穆序之注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

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疏】下上以堂言賤者位在堂下【注】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注】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疏】釋其所尊其所親【注】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注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衍 郊祭上帝之專名祭后土則社是已后土即地之祇也言郊社者惟此最爲顯明五峯胡氏謂無北郊祭地之禮與經文爲合北郊方澤皇地祇之說其爲淫祀明矣 注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注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注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防無反

注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

存政舉其易如此【衍】人道者人之所以爲人有其性有其情有其才而能擇能執者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注】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衍】備仁之理於身也【注】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禮所生也殺所戒反

疏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衍此言仁者愛之理仁之用也道也知仁勇之仁言心之德仁之體也性也立體以致用而後用無不行率性而道乃可脩也注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注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注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衍此節既結上文抑與知斯三者一節相為終始此但言舉政之道不可以不然乃知其不可以不然而終不能然者未得所以能然之實而致功也知以吾三近之德脩身而治人則天人皆知而誠身順親仁義禮之無不舉矣人道之所以能敏政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珍義反

注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衍 親義別序信仁義禮而已 注 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 衍 所以者取之身而加彼之辭 注 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 衍 誠則人欲自不能閒但遏人欲而未卽能誠德亦終非其德也 注 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

三者之外更別無誠衍誠實此三者言三者之皆充實也一有不誠未至乎充實圓而不恆小而不擴偏而不全也若夫僞者後起之妄小人之所爲無忌憚非一有不誠而即僞也三者之未實則必爲欲所乘然雖人欲間之亦尚未至於僞惟不仁不知不勇之極而濟之以無忌憚之才然後僞生誠不與僞對但去僞亦未能誠而先儒或言去僞存誠者乃爲陷溺梏亡深重者示自新之路去僞而不自恕不自恕則愧怍而反求諸道庶幾可得而誠也鄉黨自好者其僞亦鮮何況君子而豈但無僞之即誠哉然則君子之存誠也惟三者之未充

實則以好學充其知力行充其仁知恥充其勇而已矣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强其兩反

注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 衍 總以見知仁勇之交相爲功而生安利學困勉皆資所性之達德以知行耳學者不得其立言之旨而效其分配爲無益而已矣 注

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禀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彊不息則其至一也【衍】困勉者亦有能自彊不息之資惟其三近之德足於性也【注】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衍】紀墨之不可改彀率之不可變也【注】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好呼報反乎知之知珍義反

【注】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

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衍三者皆性之德也知仁勇天德也天德者天之道此三者人之性人之道也近者天人之辭人以是而近天所謂達天德也天人於此而相接所謂繼之者善也葢嘗論之天之明於人爲知天之純於人爲仁天之健於人爲勇是其主宰之流行化生人物爲所命之理而凝乎性焉然人之與物雖有偏全大小明暗醇疵之不同而皆有之矣惟此好學力行知恥之心則物之所絕無而人之所獨也抑天之所未有而二氣五行之精者凝合爲人而始有也天地之生人爲貴貴此而已天有道而

人能弘之弘此而已以嚮於學而好之不舍者孰爲誘之以務於行而力之不吝者孰爲勉之以有所恥而知其所當恥以不昧於恥者孰爲區別而警之觸而用之有其幾焉反而求之有其實焉發之不知存之不忘用之不倦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非所性固有之德哉誠之者人之道也人之道者人之性也故以此三者脩身而身脩以此三者治人而人治不可勝用也盡其心則性盡而道弘矣不知用此則雖知知而知有所窮不能復通知仁而仁有所閼不能相保知勇而勇有所竭不能復振無他上用天德則形器所域固不能與天同其理

下用與物同有之性則且與物同其偏而一往必窮也故子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之性焉安焉者性此安此而已矣其曰勇之次者則以見聖人以至於愚柔之資皆有此三者爾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也【注】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注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衍 人道之所以能敏政也 注 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注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

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注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

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邱矩反遠于願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斂力驗反既許氣反稟力稔反稱昌孕反朝直遙反

注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

也葢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葢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槀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注 一者誠也 衍 一 猶言無異道擇善而後知所誠固執而後無不誠大學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 注 一有不誠

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行胡孟反

【注】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衍】立天下之大本而後素無不定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注】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

注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衍所存者一於存眞所發者加之察妄注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衍天命天之命我者也凝乎心而至善有恆萬物皆備於我於己取之而已故格物致知非逐物而失己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從七恭反中丁仲反

【注】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衍】妄者無本而動之謂天理不實人欲間之以動也【注】天理之本然也【衍】天下之事其本然無非天理不隨妄動無非誠也【注】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衍】旣其當然抑其能然惟其能然是以當然【注】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衍】德已成之德也如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已【注】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

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衍】未至於聖聖功尚未成也此則所謂人之道既已爲人則必務乎此雖聖人亦以此而盡其人道好問好察拳拳服膺皆聖功也【注】不思而得生知也【衍】義精則不思而得【注】不勉而中安行也【衍】仁熟則不勉而中【注】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注】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注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嘗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注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之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

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衍】欲反其同則以其所同者反之好學力行知恥人之與聖人同者也以此三者合而用之則兼備矣氣質者與生而俱非性之德無以變之則終於愚柔矣愚柔者以變化氣質聖人以馴至聖功而達天德不可以二用有三用則終不可得而同也【注】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

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衍】格天配命創制顯庸皆一貫之理人或知之而要諸至德之原皆自好學力行知恥而生鳴呼知此者鮮矣【注】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衍】以道而言誠爲樞紐以功而言誠之爲樞紐【注】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

抑此或子思所補也與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注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

疏 聖人之德要其成而言也賢人之學惟其始而言也聖人行造其極而以明爲德之盛故伯夷伊尹柳下惠集義之力均於孔子而孔子知言之功爲生民以來之未有自誠而明其明同於天矣賢人之學以格物致知爲始而以脩其身格致皆以脩也蓋格物致知者至善之極則聖人以此爲德之至盛

而學者之始事必自此始焉所謂知止爲始也下學上達其致合一無繩墨之可改彀率之可變也【注】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衍】天道命也人道性也天道命之理人道性之德也命之理者知仁勇凝乎性矣性之德者好學力行知恥生乎心矣知仁勇之足乎性故好學力行知恥之不厭不倦聖人之同天不息也好學力行知恥之盡其心而知仁勇以之充實而無妄賢人之心能盡性也人道之始未至於天道而天道之極致必不舍乎人道【注】自

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衍】此章之意本以明誠明之合此下十二章皆互相呼應以著天人合德之理作聖之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注】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衍】察之亦擇也擇之亦執也乃其別者善惡雜而待揀則謂之擇無惡而審乎

至善之所在則謂之察存去不恆而持之無失則謂之執無所去則存者健行之而已則謂之懿言至誠者惟此爲實其他神明幻異之說不足取也不勉而中行之之時無勉強之難耳非不待夫健行也不思而得事物當前不待更思耳當其審至善之理非不察也要之聖人無所過防於私欲之蔽賢者必愼防之而已注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行知知其可知與其當知者處之則使盡其材以成其用耳無不明明之至也無不當當之至也非博察而偏施之也親親仁民

愛物形氣既異差等不迷異端但知物我同性而不知形氣之異以窮大而無實究以逆人物之性而自逆 注 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衍 省文也具云言自誠而明者之合於天道也後放此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注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 衍 誠之未至人欲間之也然為曲能有誠者言爾又其下者從不

與天地相親則雖人欲不蔽誠亦不存所謂鮮能知味者惟陷溺未深則三近之德猶有存者【注】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衍】爲所化者不自知耳薰陶移易條理不爽君子自知之【注】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衍】亦省文也其云言自明

而誠者之盡人道而可合於天道也後放此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賢遍反

【注】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衍】愚按今章句本有神謂鬼神一句與國本無之今從與國本神者即禎

祥妖孽蓍龜四體所見之天幾雖無非造化之迹而未可謂之鬼神也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徒到反

注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行物猶言人也雖曰天地萬物無非誠之所成而皆備於我則人統之矣注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行就其凝於虛靈知覺之中故謂之心誠既居體而徹乎用故不以體對用而言本既曰誠以心言則自誠之專為人言審矣心者人之心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注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疏此言物者事物也有其物有其事則必有其實理徹乎初終直至事物之成無可增益而後此理亦終而無餘蓋誠與物相爲終始也注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疏有所爲言爲仁爲知爲勇如無有言與不仁不知不勇者同也孟子所謂杯水救車薪之火終亦必亡者也既無仁知勇事皆不成矣注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

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珍義庚

注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衍己之有事皆不能絕物而孤行物必有受之者而所成之物皆與己相離而非疏遠強附者故成己之德自然及物非若異端之離物爲己而不能及與不論情勢之當及與否而槩欲攝度之非即其自成者而自然及也注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

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注】既無虛假自無閒斷【衍】存諸中者未能充實物至事起乃做理以行謂之虛假

不息則久久則徵

【注】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衍】動靜一致斯不息常於中謂仁之熟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注】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

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旣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注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注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賢遍反

注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疏］無爲者謂其所成者不見其爲也雷雨之動滿盈循其理而不勞理至氣順非有翕闢摶造之者而孰能測其何以爲之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注］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疏］貳閒也不貳即不息也在至誠則曰既無虛假自無閒斷在天地則云不貳所以誠蓋此際無截然先後之別可互以體用功效言之而在人則先言無虛假而後言無閒斷無息者不息其誠也立體致用之辭當然也在天則先言

不貳後言所以誠不貳天之實也誠則盡人之德以言天也凡其不貳者皆誠也於用見體之辭當然也實則一而已矣【注】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衍】物生之盛其所以然者視不可見聽不可聞斯莫測矣若物之品彙條理則至信不爽而皆可以預斷之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注】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

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防無反華胡化反卷巨緣反藏徂浪反

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也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烏

都反乎
荒烏反

【注】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補】無先後者天而已矣易曰羣龍无首人不得以首尾測天也聖人合天合其無間斷者耳雖云無二而本末始終條理不紊因其條理一以貫之斯無二矣倘亦以先後爲礙而去之淩躐浮游必不能至於天而祇失其人理此異端之所以賊道不可不察也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注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注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衍發育峻

大也峻極高明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注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衍至小無閒精微中庸也

待其人而後行

注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注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道徒到反

注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衍理而言正卓然不與萬物同流注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衍故學之復習之雖格物之功而心恒識乎理而不忘則實存心之切務也孔子之默識伊尹之克念顏子之服膺皆此也非此而言存

心釋氏所謂三嘆主人者耳君子之學盡人道以異於禽獸者此而已矣禽獸有新而無故故犬牛皆謂之性而爲不德之性德者得於心也釋氏不知謗之曰法執曰我所曰知見雜毒欲毀而禽爾姚江王氏幾傳不習乎爲曾子未聞道之言其率獸食人久矣【注】致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衍】廓然達天德之公【注】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衍】純然養天理之正【注】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

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行存心之屬正心誠意也致知之屬致知格物也此大學中庸合符之教也去私意之蔽而涵泳其所已知正心也去私欲之累而敦篤其所已能誠意也蓋心未感發欲固未萌所正者正其私意之偏耳已知而涵泳之程子所謂持其志也去私欲者意動欲與於獨加慎也所已能者存養之所不昧者於意之發必允蹈之一於善也析理曰知未有事之辭而理則可知也事即物也格物者非記誦詞章區區於名物象數之迹窮年不殫亦身所有事之

物必格之也曰知其所未知析理益精知之至也節文曰謹慮事益察物之格也故下云入德之方即程子所云初學入德之門【注】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衍】此篇首章先存養而後省察末章先省察而後存養大學既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是脩身之功以正心為主三者為輔矣又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是身脩之功以物格為始心正為成此學者之所疑也乃大學固云在止

於至善而章句云知止爲始四者一之末盡不可謂至善學焉而偏有主不可謂知止故於此云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其義著矣夫四者於入德之始求備而不偏固學者之所難而夫子已曰先難孟子已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未有憚其難而故爲之偏致者也學者所宜盡心盡此之謂也然則學之固無其序乎非無序也四者自各以漸而進而非急其一而姑置其三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與以諸反

註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衍 此節所謂道凝也凝者保聚於己而不轉動之意德盛符位與時而後行也驕者而不足與不足容則難得於聖人之道而涼德之弟亦不足以載之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行仁義欲望先王之治難惟其驕也王仲淹之刪六藝王介甫之行周官惟其倍也道不與之相保身將不保矣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衍 言人道者至此章而歸於德言天道者至三十章而歸於德蓋前此諸章之歸墟而君子之道近裏切己之實際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

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呼報反

【注】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注】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注】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疏】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衍】聖人備百王之道而必守爲下之義以從時於此而可見凝道者之氣象亦可以知至德之凝矣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于放反

注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注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注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注〕理一而所指殊故言各有端於此不得云二氣之良能而用程子之說蓋以其撰言也〔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注〕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注〕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注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衍 有其德有其位可以行矣而必謹之言行動慎之夙夜以先自治而後治人所以為不驕而凝道也魯兩生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深於言凝道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注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

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

注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疏 德如天地故無不覆載如四時故錯行而相成如日月故代明而不匱廣大神化德至則自然若以此爲道將有荒遠亡實權衡舞用之憂學者不可不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注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衍盡精微道中庸則可以致川流之盛矣極高明致廣大則可以厚敦化之藏矣此章本言聖德之合天而君子作聖之功自此可推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珍義反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注】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衍】德者性之撰誠之寶也待事而德顯仁義禮智之名乃立焉而此諸德者靜不昧而動資之用具諸性而生於心者也故能知發強剛毅爲義之德則知義之非外矣能知齊莊中正爲禮之德則知禮之非後起矣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仁義禮智無象可見無功可名而此諸德者並育並行於中昭徹具在所

謂活潑潑地者也注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注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賢遍反說弋雪反

注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故曰配天施羊吏反

注舟車所至以下葢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防無反焉於虔反

注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

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衍但人欲卽僞注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衍語不能顯但默契之非可言而故秘之也陰陽變合盈虛消息之幾取之當體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言其必然言其必然而造化固有不然者先知之說所以妄也聖人之所以必知者道之所自察裁成輔相之所自起有默契則有默成其功大矣若無端而取天地之化强欲知之以浮其志而恣爲汗漫則異端之誕而已注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

而後能哉【衍】如三重之待時位猶有倚也人倫卽日用之理立本知化皆默成之功誠至而自與天地合其德矣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注】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衍】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淵者天地不已之藏天地神變之用天卽其主宰以爲流行流行降命而爲人之性則性之與命命之與天有先後大小之殊而其實一也蓋其理之至則適復而合於主宰故不但如之而

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珍義反

注固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衍有其德乃能知其德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於旣反 惡烏路反 下同

〔注〕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衍〕日章之實篤實光輝道皆備矣無其錦而以文爲惡異端之所以賊道君子弗爲也靜而天理存焉動而節文具焉無非章也小人而無忌憚者見爲闇然而已矣有其實而日章誠之不可揜也〔注〕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

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注】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媿於心【衍】志者素所欲正之心心欲正而意不誠以欺其心則心惡其意矣故於此

而知大學之言心程子之言持其志皆以靜所存者言之非異端之以覺了能知者為心也【注】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息亮反）

【注】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節】功之審至此而無可加矣下文皆其效爾篤恭而天下平以此不息之敬信臨之而已矣密者無閒之謂立則見其參

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之謂益密據於德則不動
而敬恆於理則不言而信釋其心而使有問斷斯不動
無敬不言無信矣不動不言靜存有主聖功之極致也
敬信之外而別求無言不顯之道則索隱行怪終亦的
然而日亡矣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假古伯反
注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
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
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辟必益反

註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元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衍於不言不動之際其敬無間不待顯而始敬也註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注】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爾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衍】無聲無臭之中有載焉天之所以爲天也川流之小德敦化之大德

澈於無聲無臭之中而無間也無聲無臭而載存焉斯以爲至矣非以無聲無臭爲載而可謂之至也嗚呼世教衰邪說興而無聲無臭爲載之害烈矣嘗試嗒然而居積然而休息之微殆至於無息念之生乃幾於無生於斯時也吾之與天地萬物相酬酢者不得其端而皆爲瓦合矣則天地萬物之森然者不得其端而幾疑爲吾之妄見矣則吾之視聽言動歘然而興嚣然而止者亦莫得其端而幾疑爲氣機之驅使矣至於此而幾以加矣至矣故爲佛老之說者自謂其至而無可復尙也於是儒之駁者竊其說而文之以爲無善無惡之體備

乎心意知而恆之者亦謂其至而無可復何也此以爲至則頑石至也浮雲至也疲牛之休於藍奔馬之息於櫪至也道殣之委於塗殪獸之靡於邱至也紂酣於酒池之旁跖寢於飽旦之後至也於是知其窮而又爲之說曰吾將以是應天下感而應如而施而無不各得則無不至矣然而不得其理者不可勝計也恣其欲不以成心爲師而師其所自感則亦師耳之聽目之覩而已矣耳目者小體也嗜欲之役而聲色之黨也繇是而狂蕩滅裂之行倡天下乃疾叛其君親而偷以自便此邪說詖行生心害政之本原惟無之一言以爲其藏可勿

懼哉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丁甯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禮記章句卷三十一終